



滑板人与滑板日:

当我们谈滑板时，我们谈些什么？

说起滑板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青春的面庞、迎风吹起的头发，还是让人惊叹的酷炫动作？

6月21日是“世界滑板日”。今年滑板日前夕，X GAMES CHINA 2022 滑板U池巡回赛携手天南海北的滑手相聚武汉。比赛间隙，滑手们聊了聊他们与滑板的故事。

1 跨越山海的聚会

在一群年轻滑手中，一位留着一大把白色胡子的外国滑手格外吸睛。“如果不是因为滑板，不是因为玩滑板认识的朋友们，我现在可能不会在中国。”有着23年滑龄的英国滑手大卫·柯尔说。

2004年，一句中文也不懂的柯尔带着滑板来北京旅游。“很神奇！就因为我玩滑板，很多人自然地跟我成了朋友。”那次旅行，柯尔没去旅游景点，他在滑友们的陪伴下，在胡同里玩滑板、品尝北京小吃、拜访滑友的家人朋友，还学会了打麻将。

“太有趣了。也因为这段经历，我想再次回到中国。”七年前，柯尔来到中国定居，目前在成都一家手工艺品店担任设计总监。

距离决赛开赛6小时，柯尔便早早来到U池热身，与他一同练习的还有来自西安的林念恩。8岁的林念恩学习滑板刚满一年，这是他首次参加大型滑板比赛。

戴眼镜的林念恩一直默默观察其他选手的动作。做好准备后，他将滑板后排的轮子抵在U池边缘，踩下滑板从1.6米高的U池滑下，尽力做出预想的动作。尽管一次次摔倒，他又一次次手脚并用爬回U池顶端，等待下一次练习机会。

“你可以试试从这里出发。”“保持平衡，不要着急。”林念恩练习时，柯尔不时出言指导，还会为他的进步举起滑板欢呼。近40分钟的练习后，满身是汗的柯尔先行一步离开U池，在他身后，林念恩发出一声惊叹：“我学会了！”

滑板，是吸引滑手不远千里相聚的原因，是跨越国家与地区的沟通语言，也是一群人走近彼此、团结彼此的媒介。



新华社武汉6月21日电
新华社记者乐文婉、熊琦

2 理解摔倒 学会成长

9岁的长沙姑娘刘子涵是为数不多晋级决赛的女选手。练习滑板9个月，她最喜欢的动作是Blunt。这种动作需要在跳上障碍物后，让滑板尾部沿着障碍物边缘降落，滑板后轮应落在障碍物上，同时滑板前端上翘至几乎垂直的状态。

此前，刘子涵曾在1米高的滑板池里成功做出Blunt，但赛场高出60厘米的U池让她有些吃力。“我还是想试试。”她说。

根据规则，决赛最后一轮，所有选手都能在第一个动作失败后，重启一轮45秒的比赛。因而在最后一轮，她首先尝试了Blunt，但落板不稳，摔下U池。再次出发，她选择稳妥展示其他动作，较为流畅地完成了比赛。

走下赛场，脱下护膝，刘子涵妈妈发现孩子腿上被磨出一个水泡，心疼地询问原因。“没事，我不疼。”说话间，刘子涵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上选手的比赛动作，并不在意腿伤。

“练习滑板锻炼了子涵坚强、坚持、不服输的性格。这次比赛，她充分认识到自己有多‘菜’，但还是觉得要勇于挑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”刘子涵妈妈说。

在X GAMES CHINA总制作人李浩看来，滑板运动难能可贵的一点也在于挫折教育。

“我们希望父母在滑板的过程中，教会孩子如何理解摔倒。不是说摔倒了，就不让孩子再次摔倒，而是摔倒以后让孩子再爬起来。习惯摔倒、学会站起来，滑板就是这样通过失败，培养孩子们不断挑战的性格。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未来的影响会非常深远。”李浩说。

3 生活与梦想

对全国运动会滑板男子街式季军陈子锋来说，滑板是职业、是生活，更是梦想。

练习滑板8年，滑板早已与陈子锋的生活融为一体。“滑板等于生活。我能靠滑板得到乐趣、结交朋友，也可以靠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。”

陈子锋如今是湖北省滑板队的一员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省队训练体能、钻研滑板动作。尽管很少接触U池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“我想在跨领域的比赛中挖掘自己的潜能，也想跟朋友们同台竞技，看看我的水平到底在哪里，再回去慢慢练习、巩固、平衡各方面的技巧。”

去年，曾被视作街头和亚文化运动的滑板首次亮相奥运会。这让陈子锋倍感振奋，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站在奥运舞台上。“我想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、跟上国际优秀滑手的脚步，争取有机会代表国家参赛。”

同样为此振奋不已的还有裁判田军。1992年就接触滑板的田军是我国第一代滑板人，也是东京奥运会上执裁滑板比赛的中国裁判。“我非常激动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滑板会变成奥运项目，而我还能在现场作为裁判参与其中。”

十几年前，田军从部队转业，专心经营滑板事业，为滑手们提供装备和交流平台。2006年至今，他已组织十余届滑板日活动，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参加到2018年的上千人参加，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
“我每天都很忙，但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，因为我在推动滑板事业的正规发展。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也能让更多年轻人少走弯路，迅速了解这项运动。”

“在国内每个城市，都有像我一样的滑板推广者。希望我们能一起尽最大努力，让我国的滑板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好。”田军说。

